



1959年9月26日，松基三井喜喷石油。

达斡尔族人常说的一句话：“没有江河的地方，不长柳蒿芽，没有柳蒿芽的地方，达斡尔人不安家。”

达斡尔人与“库木勒”

□秦勇

内弟结婚后，从富裕县塔哈乡周三村搬到了妻子的老家十五里村居住。这个村是达斡尔族集聚的地方，位于嫩江的南岸，距嫩江不到五公里远。江的两岸有大面积湿地，盛产柳蒿芽，达斡尔族人称其为“库木勒”。

柳蒿芽是多年生的草本植物，是北方特有的一种野菜。它不仅可以用食用，还有药用价值。《诗经》和《本草纲目》中都有记载，柳蒿芽具有健脾胃、养肝胆、消炎去火、清热解毒、破血行瘀、下气通络之疗效，还能降血压和降血脂。因此，柳蒿芽成了人们餐桌上不可缺少的美味佳肴。

有一次我到内弟家做客，内弟给我准备了六个菜，别的菜我都能叫出名字来，唯独有一道菜是绿色的，我没见过，不知道是用什么食材做的。内弟问我：“这个菜你没吃过吧？这是凉拌柳蒿芽，是绿色食品啊！”我夹了一筷子放到嘴里，细细地咀嚼一下，感觉有点苦还有点淡淡的清香味儿。我连连点头说：“好吃，好吃，太好吃了！”内弟告诉我：“这可是我们达斡尔人的‘救命菜’啊！”听她这么一说，让我对这道菜更感兴趣了。

据有关资料记载，在历史上达斡尔人曾经遭遇过一次将被毁灭的灾难，为了保护国土不受侵犯与沙俄殊死搏斗，奉清帝之命南迁，居于大兴安岭和嫩江流域。当地人烟稀少，一片荒凉，没有吃的，便采摘周围的柳蒿芽果腹，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。柳蒿芽救了达斡尔族人的命，所以它在达斡尔族人的心目中占有不可动摇的位置，现已形成一种文化，世代薪火相传。有的地方每年都过“库木勒节”。库木勒已经成为达斡尔族的文化符号。



达斡尔族人称柳蒿芽为“库木勒”。

自从第一次吃到柳蒿芽后，柳蒿芽也成了我最喜欢吃野菜了。每年开春只要市场有卖柳蒿芽的，我都买一些尝尝鲜。

今年5月初的一天，内弟打来电话，告诉我柳蒿芽已经出来了，问我去不去挖。我感到很惊讶，我每天都到菜市场逛一圈，怎么没见到有卖柳蒿芽的啊？

第二天太阳刚出来，我开着车拉着妻子从县城往十五里村赶。县城距十五里村有40多公里路，到村里需要半个多小时。这个村子在塔哈乡北侧，距乡政府有15里路，因此而得名“十五里村”。该村北靠嫩江，东临乌裕尔河，南有塔哈河，是一个四面环水的水岛村。

村子周围有一条五米多高的防洪坝，像城墙一样把整个村子保护了起来。据说这条大坝是1998年涨大水后修建的。洪水期间，这个村子的房屋都泡在水中，有的只露一个房盖儿，有的被水泡倒，这么大的洪水村民们都没有离开此地的念头，他们坚定一个信念，水早晚会的撤的，只要不把这块土地淹没了，有土地在达斡尔族人就在，房子泡塌了还会重建的。洪水过后，政府动员村民们搬家，给他们安置新的家园重新建房，也允许他们搬到附近的村屯居住，可村民们都不同意，没办法修筑了这条大坝。据当地村民讲，这个地方是老祖宗开辟的家园，是个风水宝地，呆着舒服。其实，他们不愿意离开这个村，因为这个地方资源丰富，土地肥沃，草原辽阔，江河纵横，是个鱼米之乡，更重要的是这个地方盛产柳蒿芽。达斡尔族人常说的一句话：“没有江河的地方，不长柳蒿芽，没有柳蒿芽的地方，达斡尔人不安家。确实有达斡尔族居住的地方就有柳蒿芽啊！他们吃惯了生长在河边、江沿的柳蒿芽，让他们搬家比搬山还难。

到村后，内弟上了车，领着我们到老北江去挖柳蒿芽。老北江在村子西北侧，离村子有六里多路，都是土路，坑坑洼洼，有的地方车辙很深，一不小心就刮一下车的底盘。路两侧都是一望无际的草原，虽然已是春天，气温越来越暖和，可春风一刮还是冷飕飕的。小草隐藏在肥沃的土地里还是不敢出来。车行驶到护村坝脚下，让我眼前一亮，坝的南侧，阳光充足挡风的地方，嫩绿的小草开始露头了，非常可爱。又走了一段路，就到了老北江附近，一下车让我欣喜若狂，一条弯弯曲曲的老北江，像一条蓝色的彩绸飘落在长满各种杂草的湿地上，两岸枯萎的蒿子一根挨着一根，像芦苇一样密密麻麻。蒿子的根部小蒿子都出来了，老蒿子是黄色的，小蒿子是绿色的，黄绿分明，景色宜人。内弟和我说：“刚出土的小蒿子就是柳蒿芽，别的地方都没出来，唯独老北江这个地方先出来了。”我问为什么这个地方会先出来呢？内弟和我解释说：“因老北江江滩高挡风，再加上去年的蒿子没有收割也起到保暖的作用。”看到这一棵棵老蒿子在微风中吹拂下晃动着身子，它们像母亲一样守护着脚下刚出土的孩子，让人对柳蒿芽更加啧啧赞叹。

要想挖到嫩绿的柳蒿芽，手必须伸到蒿子之间的缝隙里，有时需要把母本搬倒，不然手是伸不进去的。刚出土的柳蒿芽有一寸多高，鲜嫩的叶有四五片都向四周延伸，围成一个圆，像一朵朵绿色的小花，看着很可爱，有点儿舍不得挖啊！我和内弟说：“别的草都没出来，唯独柳蒿芽先露面了，这是春天的使者啊。”

内弟手指着一片片柳蒿芽说：“现在柳蒿芽还小，采的人不多，柳蒿芽长大后，遍地都是采柳蒿芽的人，采回去有的是自家吃，有的到菜市场去卖，我们村有些人仅靠采柳蒿芽一年就收入四五百元啊。”柳蒿芽是多年生的续根植物，它不像其他草（野菜）那样单根生长，而是一簇一簇之下有共同的根，连片生长，像一个家族一样，一代接着一代生息繁衍。只要你不把它的老根挖出来，年年采，年年有，像割韭菜似的，割完一茬，过些日子又长出来了，具有很强的生命力。我和内弟说：“过去是救命草，现在成了致富‘药’了。”柳蒿芽从小到老，从绿到黄，一年四季，不怕风吹雨打，不怕酷暑严寒，坚守着这片土地。它们像达斡尔族人一样守土、爱家、爱国，是草从中的“英雄”啊！

本稿件图片为本报资料片

为大庆命名

□肖钢

1

油田起个啥名字好

1959年9月26日，松基三井喜喷工业油流，松辽石油勘探局黑龙江大队的负责人立即赶赴哈尔滨向省委汇报。正在主持省委常委会的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马上宣布休会，和常委们仔细观察摆在面前的一个大玻璃瓶子，里面装的正是刚刚喷出的原油油样。欧阳钦急切地问：“真的是石油吗，能不能点着试试？”报捷的同志用纸条蘸上原油，“呼啦”一声点着了，在场的同志兴奋地鼓起掌来。

当时，油田还没有命名，省委常委们七嘴八舌议论起个啥名字好。欧阳钦油然想起一首叫《大庆子》的东北民歌，他感慨地说：“老百姓生个娃，都高兴地称为‘大庆子’。发现这个大油田正值建国十周年前夕，喜上加喜，值得大庆，我就就叫‘大庆’油田吧！”10月2日，省委召开常委会议，讨论并通过了省委《关于大力开发石油资源发展石油工业的决议》，提出要加强对石油工业的领导，以便更快地把黑龙江建设成为新兴石油工业基地。11月7日，国庆活动刚刚结束，欧阳钦便带领李范五、强晓初、李剑白、陈剑飞等省党政领导赶赴大同镇，亲临松基三井和刚刚开钻不久的葡一井慰问石油工人。11月8日，在大同镇召开“大庆区成立大会”。欧阳钦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：“我们为什么要把油田叫做大庆呢？因为‘庆’字里面包含许多内容，庆祝建国十年，庆祝此地出石油，庆祝我们省的大丰收……多得很，讲不完，所以叫‘大庆’。”从此，“大庆”这个名字，就随着滚滚的油流，传遍了全国，也传向了世界。

任黑龙江省委书记的欧阳钦则表示，甘当会战的“后勤部”。大庆油田建设之初，黑龙江省委坚决拥护中央关于在大庆进行石油会战的决策，积极主动支援大庆石油会战。



石油会战誓师大会。

3

支援石油会战

1960年初，气壮山河的大庆石油会战拉开帷幕。欧阳钦在第一时间主持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，专题讨论支援大庆石油会战问题，作出了“全力以赴，全面支援，统筹兼顾，全面安排”的决议，成立了“支援石油会战领导小组”。欧阳钦说：“这个机构就是石油会战的后勤部，我来当这个后勤部政委。”他调兵遣将，与余秋里、康世恩等石油会战领导小组保持沟通，征求意见。他说：“凡是省里能解决的，就地拍板解决，不能解决的也要想办法解决，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，保证大会战的顺利进行！”

大庆石油会战，当年退伍的解放军战士和转业军官，石油系统37个厂矿、院校的人员等4万大军挥师茫茫荒原，吃和住成了生产之外面临的头号难题。省委立即动员齐齐哈尔、泰来、肇东、双城、巴彦等9个市县，协助暂时接待2万转业官兵。时值三年困难时期，省里的粮食储备已经到了“危险线”。但省委研究决定，在粮食定量之外，每月再给大庆调拨15万斤粮食。由于职工野外作业，体力消耗过大，前线石油工人仍有4000多人患上了浮肿病。欧阳钦听到这个消息焦急万分，在千难万难当中，省委再次研究决定，给会战职工每人每月增加3斤黄豆。这对于受到饥饿、浮肿和减员困扰的会战队伍，无异于雪中送炭！

随着严冬的骤然来临，住的问题解决不了，就会出现停工的危险，油田和省委领导一筹莫展。欧阳钦主动找到余秋里说：“我想了很久，有一种办法，就是搞东北老乡那种‘干打垒’。这种房子一可以就地取材；二可以人工动手；三可以节约木材；四可以冬暖夏凉。”于是，油田专门成立了干打垒建设指挥部，省里及时派来技术员，组织会战职工和家属一起上阵，很快盖起了30多万平方米的“干打垒”住房，不仅实现了会战指挥部提出的“人进屋、机进屋、车进屋、菜进屋”的目标，更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资金。

由于木材短缺，打好墙的“干打垒”上不了房盖，安不上门窗，部分工程被迫停了下来。省里得知此情况，欧阳钦等领导同志经过反复研究，决定从省计划外木材中拨给大庆3万立方米，以解燃眉之急。同时采取非常举措，下令在大庆“干打垒”所用木材解决之前，从小兴安岭发往内地的木材专列，在南岔编组站一律换牌发给大庆。省里还动员各方面力量，为会战队伍赶制一大批过冬的被服，调拨煤炭和烧柴，保证会战职工安全顺利地度过了严冬，站稳了脚跟，坚持了会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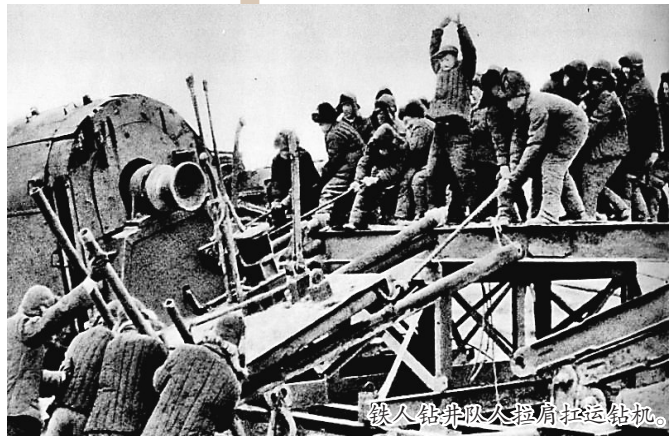
2

地方全力支持油田

萨尔图素为草原牧场，随着一口口油井立起来，一座座泵站和油库建起来，特别是“整拖搬家”等作业方式，占用了一部分草场，油田和牧场的矛盾和争执时有发生，这引起了高层关注。欧阳钦为此专门召开省委常委会议，他说：“地方要坚决支持油田建设，要做好各方的思想工作。”他亲自找有关部门做工作，郑重提出：“要确保油田工作顺利推进！”为了保证油田开发建设用地，省委于1963年5月13日决定，将萨尔图“红色草原牧场”所属的四个分场从油田陆续迁出，把大片草原变成油田开发专用地。如此大规模的油田开发，离开了地方的鼎力支持是无法想象的。红色草原牧场的搬迁，地方全力支持油田的决定，体现了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的大局观，保证了油田开发建设的顺利进行，这也是大庆“地上服从地下”工作原则的最初实践。

大庆石油会战是在困难的条件下打响的。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里，全省人民节衣缩食，把油田急需的粮食、蔬菜、汽车、帐篷等源源不断地运往会战前线，省里还动员大批医务人员、筑路工人、机修工人和电力工人等前往大庆，有力支援了石油大会战。

本稿件图片均由作者提供



工人钻井队大搬肩扛运钻机。



石油会战期间工人搬几千斤重。

主编：施虹
责编：曹晖
(0451-84691037)
执编/版式：毕诗春
(0451-84655933)
美编：倪海连
投稿邮箱：
hljrbbsc@163.com



更多内容请关注
龙头新闻APP妙赏频道